

重庆市中区文史資料



政协重庆市中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5辑

《重庆市中区文史资料》

第五辑

目 录

一、军政

- “成都大爆破”阴谋粉碎记 于东 (1)
留法见闻数则 魏文海 (8)
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接
受社会主义改造 刘志诚 徐永年 (14)
我在抗美援朝服务期中的经历见闻 薛祚光 (24)

二、工商经济·人物

- “东方船王”包玉刚 杨耀健 (26)
爱国实业家胡子昂 杨耀健 (34)
“面粉大王”鲜伯良 龙明桥 (53)
成渝铁路促进了重庆工商业的恢复与发
展 董术华 (59)
建国初期重庆工商界的爱国守法教育 刘同飞 (64)
康心如与美丰银行 杨耀健 (73)
聚兴诚银行与杨森三 谷昆山 (81)
川盐银行与吴受彤 谷昆山 (87)
重庆银行与潘昌猷 谷昆山 (92)

三、民族宗教

- 重庆十方丛林能仁寺 杨才勇 周兴平 (99)
佛教院校简介 甘文峰 (102)
市中区解放前的伊斯兰教教会学校 周兴平 (104)
市中区解放前的基督教教会学校 周兴平 (106)
市中区解放前的天主教教会学校 周兴平 (109)

四、文化艺术

- 重庆文通书局概况 寇思敬 (111)
郭沫若题赠川剧《孔雀胆》演员许倩云
诗一首 刘中一 (114)
“盖三省”魏香庭 杨忠全 (115)

五、方志

- 重庆从辛亥到抗战 彭伯通 (120)
抗战陪都——重庆 张 钧 (139)
民主之家——“特园” 姚江屏 沈志强 (147)

六、资料

- 重庆的红卫兵 一闻 (149)

“成都大爆破”阴谋粉碎记

于东

时间：公元1949年12月，蒋介石即将登机，凄然告别大陆的最后一刻。

机坪上，一架银灰色座机正欲升空，蒋介石凝视着站在机下送行的胡宗南，不觉黯然神伤，与之洒泪而别。胡宗南若有所思，点头致意，那意思好象是在说，尽管蒋家王朝已是众叛亲离，他胡宗南却定会遵从蒋的意旨，完成他们的默契。一阵轰鸣颠簸后，蒋介石从舷窗望蓉城，一片灰雾茫茫的景色。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望着，似乎这座西南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突然火光四起，爆炸声轰鸣，这座具有两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名城将从地球上抹去……

成都街头，兵荒马乱，“应变”的人流正从各个街口向城外涌去。

“看报，看报，看《新新新闻》报最新消息。昨天拂晓，南郊武侯祠一场激战，叛将刘文辉二十四军一个团被武力解决。”纤细的报童叫卖声，在寒冬冰风中打着颤儿，临解放的成都愈显得岌岌可危。

一辆中型吉普车吼叫着急驰而过，泥水四溅，急促的刹车声压过报童的叫卖声。车刚在玉石街国民党西南第一路第六纵队及第一总队司令部楼前停稳，车门迅速打开，跳下来一个矮胖的上校军官，眉宇中一股咄咄逼人的杀气溢露出来。他环视了一下左右，风风火火直向楼上奔去。来人是国防部直属工兵十九团团长

姜翼龙。

此刻总防司令部楼上一张办公桌旁，联勤总部第四十四补给分区参谋长王杰（樵生）正翻阅着当天的报纸。他眉头紧锁，好象从字里行间嚼出了黄连般的苦汁。放下报纸后，又呆呆看着日历牌——12月15日。再过半个月就是新年了，跨年代的半个月，王杰这样想着。可眼前这几天，真是度日如年啊！

王杰又想起了不久前收到的一封密信，那是在陈毅直接领导下做策反工作的裴治鎔（先章），通过秘密通道由国民党九十五军副军长杨晒轩送来的。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留蓉工作部的王逸平、吕振修、曾学圃等也指示：“一定要保住成都，迎接解放。”所以，每当街头某处传来哪怕是微弱的爆炸声，都无不使这位参谋长心头揪紧，他担心他辜负了党和人民赋予的保卫成都的重任。偌大个成都市，谁又知对方从何处下手呢？

王杰和他的伙伴们清楚，此时的局势已发展到了紧急关头。胡宗南指挥的所谓“川西大会战”败局已定；南线人民解放军已进抵乐山一线，北线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元后，直下绵阳，已是兵临蓉城下了；蒋介石溜之大吉后，连以反共彻底著称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也在前天借外出巡防之名逃之夭夭。但是，胡宗南是绝不会就此罢休的，蒋介石绝不会甘心把一个完整的都市拱手交给共产党，是会不择手段地以一片废墟，给共产党一个见面礼的。很显然，当如今外围战事渐趋明朗平静之时，成都的安全便到了危在旦夕之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把王杰从沉思中唤醒。随着报告声，姜翼龙出现在门口。王杰见这位现今配属胡宗南部作为特种技术部队的工兵团长如此匆忙，脑中始终绷紧的弦，不免为之震颤。短暂的寒暄后，姜团长迫不及待地开了腔，话中无不显示出背后有靠山的傲劲。

“奉胡长官命令，老兄，多帮忙了。”

“啊！姜团长何必客气，谁不知大名在外的工兵团装备齐全，

势力雄厚，我能帮什么忙呢？”

“那里，那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姜团长说着，随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从公文包中拿出一片纸，递了过来。

王杰接过公文，“啊！要这么多。”

这是一张胡宗南的手谕，由胡部第四处处长戴涛签署的，关于领取十余吨炸药的手令。显然，胡宗南开始准备动手了。

王杰这位曾三度军校，数经危难局面而不慌乱的少将，此时见这一手令也着实吃了一惊。“成都大爆破”的手令在他手中颤抖了几下，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姜翼龙急忙解释道：“噢！是这样，要炸掉电厂、自来水公司、电信局，还有那么多的仓库和大的建筑物，要把成都夷为平地，是需要这么多的炸药，只要你签个字，我们工兵团就可以执行。”

“对，是得需要这么多炸药。不过……仓库里是不是还存有那么多炸药，我要查一下。”

“真是贵人多忘事，听胡长官讲，你们仓库里不是刚运来几十吨炸药吗？”

“那好，这样吧，我马上派人去核实，再请示一下我们补给区曾庆集司令。你先把手令暂放在我这里。自你部到成都后，我知道你的老朋友徐震球，袁琼现在都住在近处。你既来了，何不先去会会老朋友呢？顺便告诉你一下，袁琼现任西南第一路第六纵队参谋长，我和徐震球为纵队副司令兼第一总队正副司令。”

姜翼龙听了王杰的话，喜出望外，他和袁琼、徐震球真可谓老熟人了。抗战初期，姜任工兵营长在广东曲江配属第四战区作战时，袁琼在战区长官部任参谋处第三课长，专管工兵业务。后来姜当了工兵团长转赴昆明，徐震球正在国防部任点验组长，曾几次点验过工兵团。因此，姜翼龙无论是对袁琼，还是对徐震球，都有深厚的公私情谊。所以当姜听说袁琼、徐震球就在几步

路就到的玉石街基业大厦后，便急忙告辞王杰，去会老友了。他想，等会再来取走玉杰签字的手令也不迟。

在姜翼龙离去后，王杰急忙抓起电话筒，用暗语通知徐震球和袁琼，要不遗余力稳住姜翼龙，使胡宗南这部已经开动了的“成都大爆破”机器中的工兵团这一关键转动齿轮脱落，王杰打完电话，握柄上已是汗水一层。

老朋友在战乱中相逢，格外亲切高兴。姜翼龙、徐震球、袁琼的话题，从广东扯到昆明，但很快也就扯到眼前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一说到这，徐震球这位曾饮誉“徐青天”的原国防部点验组长，竟慷慨陈词，历数起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种种弊端来。姜翼龙在一边静听着，他早就闻知，这位在1923年就进四川陆军讲武堂的徐震球，在朱德任南昌第三军教导团团长时，便是追随朱德出川参加国民革命的仅有的十五人之一。姜翼龙越听心中越发慌。他不止一次地听过徐震球刚正不阿的言论，钦佩徐震球的正直为人。但今天这位老朋友的话，倒完全象是出自一个共产党人之口，而一向老谋深算的袁琼也在一旁帮腔，不痴不傻的姜翼龙已听出了两位老友话中的弦外之音，顿时冷汗透背。此时，姜翼龙才清楚了，在他从王杰那里到这里的短暂停留里，徐震球和袁琼已接到了王杰的电话，王、徐、袁之间早就有约定，他们反蒋起义，看来是肯定的了。

姜翼龙默默无语，品味着两位老友的话。不容置疑，这两位老友说的完全是实话，国民党确确实实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根本不用别人说，他姜翼龙自己也看得很清醒，只是那种由于深受封建社会影响，在半生中形成的忠君思想一时难拐过弯来，可眼下已是危局，也该是给自己找条出路的时候了。怎么办才好呢？一想到反蒋投共，姜翼龙不免又心惊肉跳，现在可还并不是共产党的成都。国民党几十万军队还集结在成都、新津一线，国民党特务、军警遍布全城，如若违背这道胡宗南视为最后王牌的

军令，必然马上会引来杀身之祸。要知道，胡宗南一定正在竖起耳朵，欲听到来自蓉城的轰鸣爆炸声。

徐震球看出了姜翼龙的犹豫难为之情，便进一步彻底交底亮牌，晓以大义，告以利害关系。

“姜团长啊！你怎么这样糊涂？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你若执行了这道手令，你必成为千古罪人，必将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要知道，现在你手下可是成都市百万生灵和蓉城数千年的历史文明啊！”

“可……这……我抗拒命令，胡宗南绝不会饶过我，我们现在都还处在胡宗南的严密控制与监视之下。”姜翼龙说道。

“可你更不要忘了你现在的处境，现在你是在我们的司令部之内。”袁琼严厉地暗示道。又安慰说：“当然，我们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对于你的安全，我们负全部责任，这你放心。你的安全也就是我们的安全。”

徐震球站了起来，走到低垂着头的姜翼龙面前。

“你再仔细权衡一下利弊吧。你若执行破坏成都的命令，对国对民对己都无好处。军人的天职应该是无愧于国与民，你却要坚持为某一个人效命，这值得吗？你一时的糊涂必将会使民众百姓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以后怎能再见容于国民百姓，特别是我川中千万巴蜀黎民，日后怎能容得你这刽子手，必将是对你怀有千刀万剐不解其恨之深仇。你应为国民和自己的前途着想，坚决拒绝执行大爆破，投向保卫成都的光明一方，方可免于日后危难。况且，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你一个人又有何作为？”

这番情至义尽肺腑之言，使姜翼龙震惊，他不再象原来那样坚持己见了。

此时，王杰推门而入，见姜翼龙万般愁容，心中已明白几分，说道：“这样吧，既然姜团长愿与我们合作，我们商量商量，这件事应尽快处理。”说着，把那张重似千钧的手令抛在桌子上。

窗外，一辆辆战车轰隆隆而过。沉重的履带压在马路上，发出刺耳的金属撞击声，似乎要把路面撕裂。

姜翼龙总算结束了他的沉默说：“感谢各位兄长的劝导，给我指明了一条路，我也算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王杰、徐震球、袁琼如释重负，会意地笑了。四人最后商议决定，姜翼龙立即摆脱胡宗南部的控制，秘密避居基业大厦楼内，暂时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与胡宗南的交涉，由王杰接洽周旋。工兵第十九团暂编为西南第一路第六纵队第二总队，姜翼龙为总队司令。

“成都大爆破”阴谋就此宣告破产，“闷”死在基业大厦中。成都市避免了一场空前的大浩劫。王杰小心翼翼地从桌子上捡起那张手令，象是在拉动一根已经点燃了的导火索。不过，这手令的另一端，此时联接的已不是会释放出巨大能量的炸药库。他把这张手令对折了一下，放进口袋——它是历史的铁证。

在此稍前，一张关于炸毁成都周围全部桥梁的手令，也与姜翼龙这张关于爆破成都市区重要建筑的手令同时发出。两大卡车的黄色炸药直接由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拨到了国民党三六六师。但是，工兵学校毕业的三六六师师长谢直，此时却已为留蓉工作部的吕振修所策反。他把炸药转运到成都西郊苏坡乡乡长朱伯丕家。朱伯丕名为乡长，实为川康边民游击纵队岷江支队（对外称纵队）第五支队队长。蒋介石、胡宗南指望的这一分工明确，双管齐下的大爆破，与他们的“川西大会战”一样成了泡影。12月23日，胡宗南带着一肚子的迷惑和惆怅，由成都飞逃海南岛。他甚至未敢象蒋介石那样，再从云中窥视成都一眼。

就在胡宗南飞逃的第二天（24日）晚上，其部属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等还企图作困兽之斗。令国民党三六九团长蒋松璋“破坏成都仓库”。然而，仅几个小时后，盛文就连夜逃离成都，成都进入真空时期，而这个三六九团已为地下党四川省临工组所策

反。故“蒋团长奉命后立予集合部队禁止破坏，并将部队开往罗家碾”（载1949年12月30日《新新新闻》）。盛文也仅仅是虚张声势而已。

12月30日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数万人，在贺龙司令员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了和平解放的成都市。王杰、徐震球、袁琼、姜翼龙以及其他为粉碎国民党破坏阴谋保卫成都的各路起义人员，站在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的人群中，笑逐颜开。成都市民在欢度新年，庆祝解放的鞭炮声中，跃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1950年元旦，贺龙司令员在顺城街蓉光大戏院新年联欢晚会上高兴地说：“成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盘踞的最后一个大城市，出乎我所料，成都则是解放战争中继北京和平解放以后，保存下来最无破坏，最完整的一座大城市，这是奇迹！”

这是奇迹。人民不会忘记那些在历史浪口上力挽狂澜创造奇迹的勇士，成都市民和巴蜀儿女更不会忘记。

历史家不会忘记，在浩若烟海的史籍档案中，当后人翻阅到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那部分，有这么一纸手令，它的内容和同时代的“黄河花园口决口”，“长沙大火”相似。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本文所提，这是一张破产的手令！

留法见闻数则

魏文海

1927年夏，我在山东大学附属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能供给我上大学，我就当了一段时期的小学教员。后来我去了济南转赴泰安，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天我在泰安大街上看见一张布告，说的是南京国民党军政部委托山东省教育厅招收四名南京军需学校的学生。我遂决定前去报考。考试结果，我和石振声、王惠增三人被录取了。1928年冬，我们三人赴南京复试，仍都被录取了。在南京军需学校毕业后，我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费留法学习军需后勤的学生，从此开始了我梦寐以求的留学生活。

一、海上航行3个月零六天

1933年2月11日，我和张宗孟、袁明君（女）、郭宝珠四人搭乘法国邮船斐利斯洛赛号，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航去法国。上得船后，在甲板上举目眺望，上见黄浦江上挂着太阳旗、星条旗、米字旗、狮子旗的外国军舰星罗棋布，横冲直撞，气焰甚为嚣张。此情此景激起了满怀忧愤心情去法国学习军需后勤。

启航后，沿中国海经过三天的航行，抵达香港。在九龙码头停泊八小时。在香港停泊时，我上岸乘汽车跑马观花地参观了市容和香港大学，还登山观看了山顶蓄水池。嗣后又启碇向越南南方第一大港西贡航行。

经两昼夜的航行，到达西贡港，停泊三天。装运了大宗越南

出口非洲的大米后，再继续向西航行。

二月中旬，上海还是银装素裹，地冻天寒的季节，而香港已是风和日丽、温暖如春，西贡已进入炎热的夏季了。夜间蚊虫成群，鸣声如雷，令人难以入睡。午后，沥青路面为骄阳软化，街上行人稀少。

西贡是越南最大的商埠和海港，万吨巨轮可直接驶入港内停泊。湄公河三角洲的大米多从此港出口。华侨聚居在近郊的堤岸区，多为广东籍，仍讲广东话。与之交谈，他们对祖国的情况，已十分陌生了。

2月20日启航，在南海海域航行两天后，到达新加坡。停泊八小时后，又继续向西北航行，穿行在麻六甲海峡中，21日凌晨抵达马来西亚的槟城。停泊两小时后，向西航行进入印度洋海域，航行四昼夜后到达锡兰（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停留八小时。我上岸租了一辆出租车，由一个能讲英语的锡兰人作向导，游览了佛教寺院，参观了总督府，到海滨观看了潮汐。我站立在乱石嶙峋的海边，遥见海中卷起一条长十几里的白色巨浪，在万顷波涛中奔向眼底，汹涌澎湃地撞击在乱石上，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浪花飞溅，震撼心弦。前浪消失了，另一条白色巨浪又从远处向岸边涌来，每隔十几分钟起伏一次，似永无止息，蔚为壮观。

下午四时，由科伦坡启航西指，绕印度南端，横渡印度洋，连续航行七昼夜，行程四千公里，抵达亚丁湾南岸法属索马里的吉布提港。庆幸的是，途中没有遇到一种名叫“牧松”的季候风，船平稳地驶出了多风多浪的印度洋。当时的吉布提港尚未建起防风堤和码头，大海船还不能靠岸，只能停泊在海中，另用小船接运上下旅客和货物。两小时后，继续西航，穿越曼德海峡后，折向西北进入红海。红海介于亚非两大洲之间，是一条带形内陆海，长约二千六百公里，航程三天。宽处约二百海哩，窄处可见两岸景

物。它之所以被称为红海，是因其两岸多为沙漠地带，沙漠经烈日照射后，形成微带红色的气层，映入海里，海面即呈红色，因之得名红海。红海介于北纬15—30度之间，置身其中，有溽暑之感。

到达苏伊士港时，天色已晚，从船上已看不清周围景物。停泊一夜之后，于凌晨五时许驶入苏伊士运河。运河长一百七十三公里，河面窄处约八十米，宽处一百五十米。水深约十三米，8万吨巨轮可以通过，需时15小时。沿河随处可见疏浚河道的挖泥船在工作。运河西岸埃及境内有铁路直通运河北岸的塞得港和开罗。夜间抵达塞得港停泊至第二天下午四时启航，其间旅客可以上岸购物和观光。运河口矗立着悬挂英国国旗的运河管理处。

苏伊士运河主要是英法投资开凿，由法国工程师戴巴赛设计，于1869年建成开航。通航后大大缩短了亚、欧、非三大洲之间的航程。在塞得港口挡风大堤的尽头立有戴巴赛的塑像一座，座基上刻有开凿运河的史料，供游人瞻仰。远眺港口附近，遍布石油贮油罐，恰似一排排的白色蘑菇群。

从塞得港启航进入东地中海，经过四昼夜的航行，行程一千四百五十海里，历时一个月零六天，于3月17日抵达法国南部最大的海港马赛，结束了从上海到马赛漫长而又单调的海上生活。

二、法国海关检查和马赛掮客

1933年3月17日上午九时，船刚靠岸就拥上来一群代旅客办理旅游手续和行李托运业务的掮客。中国驻马赛总领事馆派来接我们的王××跟我们介绍了一个法国籍的掮客。他告诉我们道：“对留声机、打字机、中国丝绸等物品，海关课税比新买的钱还要多。你们赶快把这类物品集中放在一口箱子里，并做上记号。海关人员要打开那口箱子就让他打开那口，佯装不会讲法语，对他们的提问，一律不要回答。如此这般，可望顺利通过海关的检查。”随即向我们索要了100法郎而去。我们照掮客说的办了，果

然顺利地通过了海关的检查。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 100 法郎的神通多么广大啊！掮客又带我们四人在一小餐馆吃了一餐蹩脚的午饭，除付了 160 法郎餐款外，掮客还向我们索取了额外小费 50 法郎。

三、法国多党制下动荡不安的政局

法国是一个多党制的国家。当时，大大小小的政党有 20 个左右。由于对内对外的政策不同，在议会中都不能拥有多数席位，因而没有哪一个政党能顺利地组成清一色的内阁。在 1933—1938 年期中，法国主要的政党有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共和党，有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党，有为列宁痛斥过的右翼社会党，还有势力不大的共产党。1933—1935 年是以激进社会党为中心，联合了其他几个小党组阁执政；1935—1936 年是社会党组阁执政；1937—1938 年激进社会党又重新组阁执政。其间还穿插一些不到一天就垮台的短命内阁。但是，不管哪个党组阁在外交政策上都执行绥靖德意法西斯的侵略行径而联合英、德、意反对苏联的政策。他们对希特勒、墨索里尼支持西班牙佛朗哥叛军夺取政权，吞并捷克和占领阿比西尼亚，抱不干涉的纵容态度。竟于 1938 年 9 月英、法、德、意在德国的慕尼黑签订了“慕尼黑协定”，牺牲了法国的民族利益，出卖了盟国捷克，纵容了德意法西斯的侵略野心，为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铺平了道路。可是，推行不干涉的绥靖政策的结果，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导致了法兰西共和国的覆灭，历史是无情的。

由于法国推行不干涉政策，在防御上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法国为防止德国的进攻，从 1929 年到 1935 年花了几百亿法郎，从瑞士与比利时接壤的东部国土上，东起巴色尔，经牟鲁兹、科尔马至斯特拉斯堡，再延伸到西北方向的色当，总长六百公里的国防线上建起了一条防御陆地体系，以当时法国陆军部长

马其诺的名字命名为“马其诺防线”，并被吹捧为固若金汤的攻不破堡垒。殊知1940年德国军队从比利时绕过这条防线，从色当攻入法国。这条防线成了废物，毫无防御作用。法国随即覆亡，成为法国历史上空前的悲剧。

四、七七事变后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对留法学生闹不团结进行的大义凛然的调处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扣于南京，原17路军司令杨虎城将军也于1937年被迫出国“考察”。同年6月杨将军抵达巴黎接受了巴黎爱菲尔铁塔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并播送了这篇采访报道。后《巴黎晚报》转载了这篇报道。其内容大意是受引了杨将军的讲话为：“我听到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消息后，义愤填膺。现在祖国军民团结起来，奋起抗战的怒吼声，传遍祖国大地，令人无限振奋。团结抗日是我个人的一贯主张。中国只要军民团结起来，抗战到底，就必然能够粉碎日寇的狂妄进攻，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我是军人，报国有志，守土有责。我即将迅速返回祖国，为祖国的神圣抗战而贡献一切。我盼望侨居海外的侨胞，发扬爱国心，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击日寇，保卫祖国而尽一分力量。”

1937年10月10日，为旧中国的国庆日，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想藉庆祝之机，表示海外留学生对抗日卫国的拥护和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可是，这时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中分裂成对日妥协与奋起抗战两派，各自打算单独集会庆祝国庆。在法国陆军大学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张少傑约我同去晋见杨虎城将军，拟请其出面斡旋，避免分裂，促成两派以团结抗日为重，共同于10月10日这天集会，通电拥护抗日的主张。杨将军欣然允诺，并出席了庆祝会。在会上杨将军语重心长地讲道：“今天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来庆祝国庆，更加激发起了我们到会同学们救亡图存的强烈

愿望，同学们理应捐弃私见，奋起抗日。盼望大家发扬爱国精神，同仇敌忾，拥护全面抗战的主张，甚至回祖国去参加战斗。让我们在伟大的抗击日寇，保卫祖国的事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吧！”会议决议向国内发出一道“对日寇严正声讨，拥护抗战”的通电。

五、国民党驻法使节升级为大使馆后的两次活动

1. 为孔祥熙庆贺英王加冕典礼举行的招待会。1936年5月，国民党政府为了感谢英国帮助其“成功的”进行了法币改革，派出了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为团长、海军部长陈绍宽为副团长的庆贺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的庞大代表团，途经巴黎，中国驻法大使馆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以驻法大使顾维钧为首的使馆工作人员、留法学生和法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共约200人，耗资约一万二千法郎。

2. 顾维钧夫人黄惠茹女士为广西遇灾募捐举办的文艺演出活动。1937年圣诞节前夕，驻法使馆为了给广西的严重自然灾害募捐赈灾，由顾维钧大使的夫人黄惠茹女士主持举办了一次文艺演出，表演的节目有：

(1) 中国乐器合奏：梅花三弄、大游湖。(2) 京剧清唱：席××夫人的《四郎探母》；朱光沐夫人、蒋领事、李师傅（使馆厨师）合唱的《二进宫》。(3) 歌曲：王小姐独唱《渔光曲》、弹琴伴奏任光。(4) 昆腔合唱：《天官赐福》、《思凡》选段，三弦、笙、琵琶伴奏。(5) 舞蹈：齐小姐的《霸王别姬》中的剑舞；李××《安天空》中的棍舞。

使馆以五、六千法郎租了西城区的一个小戏院上演，院内能容纳六、七百名观众。甲票每张售30法郎、乙票每张售25法郎，全部由大使夫人出面请巴黎名流派销出去了。收支相抵，净得了一万法郎左右。

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 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刘志诚 徐永年

协助党和政府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各级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重庆市市中区工商业联合会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协助党和政府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主要是协调阶级关系，对工商业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组织他们学习政策和积极参加各项爱国运动，推动私营企业和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购，统购包销，实行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协助政府贯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到1956年完成了国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区工商联在这项伟大的革命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组织推动作用。

一、做好思想工作，加强形势、政策教育和前途教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接着，在农村开展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在城市开展了“镇反”、“三反”和“五反”运动，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开创了良好条件，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工作，在这种新形势下，1951年10月，重庆市召开了第一区工商界代表大会，成立了“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区办事处”。办事处成立后，协助党和政府对资